

百年后的 的 宇宙



机器人 起义

[德] 尼古拉·冯·米夏莱夫斯基 / 著
施 卫 吴文智 / 译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百年后的 宇宙



机器人起义

[德] 尼古拉·冯·米夏莱夫斯基/著

施 卫 吴文智/译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8 C. Bertelsmann Jugendbuch Verlag

Original title: **Aufstand der Roboter**

版权登记:图字 01-2000-42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器人起义/(德)米夏莱夫斯基(Michalewsky, N. V.)著;
施卫,吴文智译.—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2
(百年后的宇宙)

ISBN 7-5007-5891-X

I. 机... II. ①米...②施...③吴... III. 儿童文学
- 科学幻想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792 号

《百年后的宇宙》编译委员会:

吴文智 谭艳萍 孔德明 盛志胤

JI QI REN QI YI

(百年后的宇宙)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译者:施卫 吴文智
责任编辑:蔡国筠
插图:曹亚洲

版式设计:缪惟
美术编辑:刘静
责任印务:李书森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电话:086-010-64032266 传真:086-010-64012262
24小时销售咨询服务热线:086-010-84037667

印刷: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970 1/32
2003年9月山西第1版
字数:105千字

印张:5.25 插页:5
2003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007-5891-X/I·315

定价:8.5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章

你是否真的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一个人待在星星之间，无穷无尽地付出代价，冷得几乎失去知觉。你大概不会知道，这是人们能够梦见的最残酷的遭遇。而那些没有经历这种情况的人，对此是不能理解的。

在那靠近星星的地方，你的遭遇还会更加地不可预料。任何在准备给养方面最小的计算错误都可能是导致灾难的原因。

在本世纪最初的二十多年间，太空飞行中宇宙飞船船员挨饿的事是很寻常的。理由很多：驱动装置不完备、问题百出的导航设施、与陨星相撞以及其他情况。在过去，70%的太空事故意味着死亡。

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驱动装置几乎不再出问题，导航准确无误地由船载计算机操纵，有关陨星的航线和速度在书上一一指明，更完备的是救生设施，金星—地球宇航局为此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太空中间站。

即便如此，50年代末，卢布莱夫上校和他的

..... 

整个考察队还是经历了一次饥饿和死亡的考验。正如人们所知的，这是这类情况引起轰动的最近的一次事件，这对我来说是同特别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我参加了寻找失踪人员，以损失自己一条飞船、牺牲一个队员和为此招致的降职为代价。

可那只是过去事件的一部分，纯粹是幽灵般吸引人的太空飞行中的一个插曲。这类事件对和平年月里的在宇航员学校受训的下一代宇航员来说有可供借鉴之处，这是很久前的事了……

“长官！”一个声音喊叫着。

“请让我安静一会！”我吼道。

“长官，醒一下！”请求的声音一点不退让，“有重要事情！”

有时睡眠比正常的活动有意义得多，睡眠本身就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以清醒的认识来看待死亡来临的话。对于我来说，2071年4月，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睡觉而不是避难。一旦我越过黑暗的门槛，绝望就离我而去，至少在几个小时内是这样。甚至饥饿（正如我与其他人几个星期以来一起经历的那种饥饿）也不可怕了。

“长官，伊巴卡上尉突然情况恶化！”

一下子，也不需要什么过渡我就全醒了，我知道，我所处的环境：在德尔塔7号上，这是一

艘两年前人们还把它作为 21 世纪的世界奇迹庆祝的船，在我前面站着伊万·斯托加诺导航员，他消瘦的脸如同布满庄稼茬儿的田野，在他的眼里充满了对患病同事的担忧。

“上尉怎么了？”

“我想，这是危象，长官，”一个一贯声音有力的西伯利亚佬，一个自豪于曾参与过神圣的追风号太空飞行的上尉，这次的声音却显得如此无力和带有拖腔，“如果您去看看他，我将感激您。”

“当然，”我说，“我立即过去。”

“谢谢，长官。”

斯托加诺回去了，在我匆匆穿衣时，我看了一下丹尼尔森上尉，他是我把他接到船上后共同担任指挥官的，他正睡着，无忧无虑地睡着。

当我向公共休息室走去时，我看了一下驾驶室，上校莫尼尔完全信任自动装置，无视所有的规定，正靠在他的船长沙发上休息，他的喘气像睡熟了似的，我决定视而不见，他也该有权利享受幸福并忘记一切现实。

伊巴卡上尉发着高烧，昏了过去，他的眼睛闭着，额头上全是汗，他本来的乌木色皮肤变成了灰色。安东尼·伊巴卡，这位宇航工程师来自刚果，一位宽肩的男人，行动敏捷，是百米赛跑手，但一个星期来，他生病了。

发烧，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即使今天的专科医生也只能猜测，还没有一位专家能对此确诊。在方法上只能根据开始出现的症状来判断，一般说来，3到4小时后突然体温上升，需要持续几天，感冒药也没有作用。如果医生在现场，他一定能将患者的发病周期缩短，而我无法做到这一点。

“请您保证他有足够的水喝，如果他需要的话！”我对斯托加诺上尉说，“眼下更多的也没有什么可为他做的。”

说了这番话后我又离开了休息室，但斯托加诺上尉不同意。

“长官，”他说，“为什么您没有说出，伊巴卡上尉已没有什么希望了？”

在驾驶室前我又回过头来。

“感冒很少会死的。”我冷冷地说。

“是的，长官，”斯托加诺确认道，“假如，患者处于一种心理力量的失控中，但我怀疑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您的意思是，”我问，“伊巴卡上尉不可能再恢复了？”

斯托加诺的眼睛眯起来了，发红，闪着泪。

“我想，”他回答说，“如果他还能呼吸的话，那简直是奇迹。”

斯托加诺说的正如我所知，是出于经验。他曾参与过凤凰号宇宙飞船航行，这是最近的一次最残酷的航行，目前在某个博览馆里还陈列着那次航行展览。当时人们从地球飞向金星，举一个例子，需要 147 天，就是两倍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需的时间，感冒是当时最常见的疾病。

现在我注意到了那发皱的照片，伊巴卡抓在手中，我小心地从他手中拿过来，把它压平了，“他的全家福，长官。”

“我知道。”

莉迪娅，伊巴卡的夫人与两个孩子正待在金星上，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正如我们所知，独裁者恐吓要把所有无辜的妇女和孩子抓起来，她们见不到她们的男人，我也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每次突然想到这些难过的感觉，我就会不得不发抖。

“对不起，长官，”斯托加诺的声音听起来受惊似的，“我没有考虑到——”

“没关系，”我打断他，“我们不再说这事了。”

我把伊巴卡全家福照片交给他保管，刹那间我感到同他几乎像兄弟一样联系在一起，他可能想他的夫人玛莎和儿子了，我想到了露特·奥哈拉，一般情况下我是不能去想她的，因为伤感是不能和指挥官的责任并存的。

我走进驾驶室，关上了门。

莫尼尔上校已经醒了，按照规矩坐到了他的仪器前，我坐在他旁边并注视着雷达指针，希望能有意外的发现。一百多天来我们一直运动在可怕的空间层，没有遇上一艘船，前面可能是武装舰队巡弋的地段，能遇上这样一支舰队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三天前我们启用了最后的储备，现在已用完了，除此之外在德尔塔 7 号上没有可吃的东西了，另外再加上我们从阿波罗-公牛号带来的三百多个饥饿的人，现在差不多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上校莫尼尔轻轻地动了一下头。

“他怎么样了，长官？”他问。

“不好。”

“危险？”

“是的。”

“他能挺过去吗？”

“不行。”

“他吃过什么东西？”

“已经是很早以前了，您知道哪里还有吃的？”

“可惜没有，长官，不然我对您说，无论如何——”

“什么？”

“这只是一个想法，长官，本来我不该说出来

的。”

莫尼尔上校与我是老朋友，以前同在金星—地球宇航局，那几乎是成为传说中的事了。那时，金星—地球宇航局还是个民用机构，它惟一的任务是研究宇宙。几星期前莫尼尔对待我的态度更为冷淡，后来，他取代了我的职位，但并没有同时取消我的职责，他的行事原则一点也不诡秘，纪律是我们所有在德尔塔号船上的人必须遵守的，飞船规则要求指挥官有坚强的自我控制力和独立的决定能力，我的回答应该得体。

“如果您想向我作一个建议的话，那请您说得清楚些。”

“我不知道，是否我的考虑能称为一个建议，长官？”他回答说，“另外我们还得经过 24 小时才能得到确信。”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不想简单地影响我作决定。

“您在想阿斯号空间站？”

“是的，长官。”

“阿斯号空间站已经烧掉了。”

“不再存在了，长官？”

“我很确信此事，上校。”

“您所知道的，长官，可能是传说，但我在战略航空舰队时，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有人说，

阿斯号空间站是为了应付意外情况准备的。”

“这也可能是传说，上校。”

“是的，长官，很可能您是对的，我说得不对，因此我很矛盾，是否向您作这个建议。”

如果我们 24 小时保持在同一条航线上，也可能或早或晚能遇到一支舰队，如果改变航线朝阿斯号空间站去，那必须说明，最后的希望也许会落空，只要人们不是与死亡打赌的话，24 小时也没关系。自从首都被将军的镭射部队控制，银河系边缘的那五个空间站就成了我们寻求避难的地方，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放弃，因为那里已空空荡荡，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从此以后，我们一直抱有希望，遇上将军的护航船队。

那是 2071 年 4 月，除了我以外还有：罗伯特·莫尼尔是船长；伊万·斯托加诺上尉是导航员；目前患感冒的安东尼·伊巴卡是宇航工程师以及阿波罗号的船员，由上尉拉斯·丹尼尔森、海因茨·维斯特曼少尉、阿哈曼德·卡门尔下士组成，在阿波罗号服役的人是军事化的，而我们德尔塔 7 号上虽然有相同名称的职衔，但仍然保留着平民身份。一位金星—地球宇航局的飞行上尉和一位战略航空舰队的上尉有着天壤之别，用海军的情况来比喻，这个区别就是一个是贸易商船的上尉，

一个是海上战舰的上尉，我说这些，是因为一个出生在和平时期的读者是不可能一下子搞得清楚这个区别的。

自从德尔塔 7 号划归我的指挥后，与重型巡洋舰阿波罗号在去年 5 月针对工业设施对将军实施化学进攻的计划失败后放弃了全球战争以及放弃了打败东方联盟的想法，那以后我们与所有人的联系都被切断了，德尔塔 7 号成了一艘没有停靠港口的船。

莫尼尔上校提醒的阿斯号空间站激发了我的灵感。阿斯号空间站，原来是一个负责太空修理和装配的空间站，是一个为太空探秘提供保障的基地，因为在人们未能批量生产德尔塔型飞船之前是无法直接飞向其他太阳系的。后来被来自得克萨斯的将军史密斯攫取了权力，现在我想，阿斯号空间站可能还存在，但这个站已经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了。

我瞄了一下莫尼尔上校，他脸上毫无表情，我所作的决定由我一人负责，没有人能承担，只要我还活着，就拥有我的精神力量。

为什么我要选定阿斯号空间站？我在想，每个人都是演员，或多或少都有无奈的时候。当我把斯托加诺——导航员叫到驾驶室时，是把这个决定当作一根救命稻草来抓的，不像今天有些低

劣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勇敢的历史性行动的决定。

“斯托加诺上尉，您知道阿斯号空间站？”

“是的，长官。”

“地图上没有标出阿斯号空间站，您能否把它的方位做出来呢？”

“这需要一点儿时间，长官。”

“什么叫一点儿？”

“可能十分钟，长官，也可能五分钟，我必须查询一下表的数据，以便了解过去的循环轨道。”

斯托加诺坐在我对面，虽然对我的要求感到惊奇，但没有表现出任何失常。他同我一样清楚，我们的谈论意味着什么。

“请做一下，上尉！”我说，“一旦您知道了阿斯号空间站的位置，到驾驶室来告诉我。”

“是，长官。”斯托加诺想出去。

“等一下。”

“什么事，长官？”

“我们的病人怎么样了？”

“没有变化，长官，没有对付感冒的药。”

“您认为，他挺得过下一个 24 小时吗？”

“再长就不行了，长官。”

“24 小时！”我强调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得到补充给养，现在您可以走了，我需要协

调。”

“好的，长官。”

我没有期待更多的乐观，我的手下不需要知道代价有多大，24 小时之内必定会有奇迹出现，我这样肯定，这样才能兑现我的承诺。

我想起了哈里斯，现在他正在海底的太平洋 3 号堡垒组织世界性的反对将军的战争，我们所有人都在他领导下看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预计他还活着，想到他那种孤独的感觉使我浑身发冷，这种孤独正向我袭来。24 小时，这个期限对我来说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在驾驶室又待了一会儿，直到莫尼尔上校将斯托加诺上尉计算的新的航线确认并行驶之后我才站起来。我又看了一下伊巴卡上尉，当我弯下腰看他时，他醒来了。

“长官，我十分抱歉……我以为，我能为您把事情做好。”

“您不应该说这么多的话，伊巴卡。”

“没关系，长官，真的，或许还会有一二个小时好活？”

“您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最多 24 小时后您就会一切都好的。”

伊巴卡上尉轻轻摇了摇头，他是惟一一直看着我的，他在死亡的边缘以严肃的态度看着世界，

我表演出来的安慰说服不了他。

“我很懊恼，我的名字将放在逝世者的名单中。这是一次没有意义的死亡，我真想经历把将军处死的那一天。”

正是这样！伊巴卡说出了我一直不敢说的话，难道我没有想到去经历打倒将军的那一天？

我回答时，不再看着伊巴卡上尉。

“如果您继续浪费精力，那您可能就无法经历这一切了，上尉！”

我离开他，走进我的小房间，重新入睡。

丹尼尔森上尉醒了，他转向一边，消瘦的脸对着我，目光里充满着疑问。

当我疲惫地倒在我的小床上时，随便问了他一下：

“您对去阿斯号空间站旅行怎么想？”

我想，我会使他感到惊奇的。

“为什么不？”他立即回答，“选择最好的休息地是不需要提很多条件的。”

第二章

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没有睡意，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不得不一直想着伊巴卡，他与我只隔了一间房，他正处在死亡的边缘，考虑着一些我说的事。

将军的影像左右着我的思路，自从他 2069 年夺取政权以来，这是说国家革命以后，就像荡涤一切的火焰的追随者所称的，而不是说的军事政变，他肯定将此称为最好的和受欢迎的民主，他决定着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大大小小，无论是政治的还是个人的。

一个独立的金星共和国以其年迈的总统——萨穆埃尔·希尔施曼博士的名义发布的一个公告表明这个自由国家的最后堡垒也倒下了：这是政治阴谋的序幕，是非人性的行为。

史密斯继续用武力来巩固其统治，他利用了现代科学。在他的集团中有工程技术人员、物理学家、医药专家，他建造的监视网非常严密，所有三个大陆和金星上的人对他的每一句话都得服从，谁反对他，不是被清除就是进行脑手术，将丧失

意识，成为当权者的傀儡，即使像希尔施曼总统这样一个欧美非大联盟的大佬也没有逃脱这种厄运。

远处似乎有船来，但只是转了一下弯就不见了，德尔塔 7 号每次都是这样落空的。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付出了代价，此后就没有人再过问了，人们大多回到了地球和金星，在将军的领地内是没有退路的。

当我与露特·奥哈拉告别时，我相信要不了几天又可以和她见面的，此后过了快一年了，只有一次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是一次绝望的，没有回应的惊叫。

去年 9 月的进攻是一次由哈里斯指挥官与东方联盟联合进行的抵抗，是海豚行动的一部分，自那以后，德尔塔 7 号一直流亡于逃命的路上。当我沿着斯特拉航线行驶时，我有两条理由，一方面我希望能遇上装满给养的船，第二我相信对于我的船员提供了一条银河系边上的安全的路线，以图站稳脚跟，寻机继续发展。

在有人喊我到驾驶室去之前我必须找一个地方再好好睡一下。